

浑江文史资料

第五辑

政协浑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一九八七年十二月

主 编：顾正仁
编 辑：刘 钧
刘 勇
沈明勋

浑江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

编辑：政协浑江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印刷：吉林省通化矿务局印刷厂
字数：102 000字 印数1—1 000册
批号：吉林省内部资料准印证 447号

前 言

古往今来，治史之道，在于存真求实。也就是说，研究历史在于求得“信史”。历史总要通过后人去编写，时间久远，人事两疏，难免有失误和缺讹。历史本身留下许多疑案，“权讳”、“亲讳”又制造许多疑案，治史工作之草疏，浅尝辄止，管窥蠡测，极易形成史谬。

我们本着宁可存疑阙笔，不作臆测妄载，本着前事动魄惊心，后事立志不忘，本着文献资料与口碑相互匡正、补充的原则，在有限的条件下，力使归真反璞，清浊求实。

浑江市所辖之长白山区，历史上匪患迭生，猖獗肆虐，社会原因纷杂，为匪情由各异：有的因袭为匪，匪性极恶；有的既官又匪，兵匪一家；有的官逼民反，避难上山。故此，求本清源编訖本辑。

民国时期的资料主要来自现存档案，为使案例清晰，采用了重新编写和编排的方法。

解放初期的资料，主要来自于档存和口碑，除走访知情人外，查阅了档案，还特约了几篇史志研究室及公安调研部门的稿件。

由于编辑水平所限，疏漏多有，诚乞指谬。

编 者

一九八七年十二月

目 录

前 言	编 者
长白山土匪考	顾正仁 沈明勋 (1)
于福匪帮的覆灭	宋永春 李元东 杨万久 (42)
土匪头子许文山的罪恶及其下场	
.....	谭云章 王爱东 潘家声 (68)
匪穴余生	王志超 (79)
刘县长只身闯匪穴	冯振宇 (91)
匪祸点忆	官 健 (95)
匪首“平来”罪行录	乔光昌 (99)
临江县的剿匪斗争	原发仁 (102)
几股叛匪简况	顾正仁 袁 琢 (107)
追歼“刘单子”	宋明山 (111)
收降“车福顺”匪帮的经过	左连亨 (114)
解放初期的匪患及剿匪斗争	蒋会君 (120)
一场歼灭叛匪的胜利	张天成 (132)
一次空前的民众剿匪斗争	刘 钧 袁 琢 (138)
少年捕匪记	胡德宝 (141)
胡匪“山河”毙命记实	沈明勋 (143)
为匪引线说票渔利案	沈明勋 (145)
胡匪“占中阳”强抢案	沈明勋 (147)

官民斗匪纪实	沈明勋(149)
“代匪勒捐”案一例	沈明勋(152)
李魁武	张平 顾孔生(160)
民国年间长白的匪患	顾孔生(163)
匪害三例	孙建利(167)

补白:

①标点符号是十九世纪末引进我国的	(78)
②郭沫若诗祝将军冯玉祥	(101)
③我们的出版物,要把好“三关”	(106)
④“秀才”的含义是什么?	(113)
⑤屈子祠联	(137)
⑥岳飞墓联	(146)
⑦史书种类	(151)
⑧文史资料工作“要存真,要实事求是”,为什么这样强调	(159)
⑨做好史料的“抢救”工作	(166)
封底篆刻	息连有
后记	编者

长 白 山 土 匪 考

顾正仁 沈明勋

今浑江市所辖之三区（八道江区、三岔子区、临江区）、三县（长白朝鲜族自治县、抚松县、靖宇县）位居吉林省东南、处于长白山腹地之西麓和西南麓。境内沟谷纵横，群峰突兀，巉岩危壁，地上森林蔽日，植被茂密，地下矿藏丰富，构成了长白山独特的立体资源宝库和宜人的自然景观。本区南与东南有鸭绿江相隔，对岸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相望。全市呈蝴蝶形，总面积为17.840平方公里。历史上，今市区所辖的三区（八道江区、三岔子区、临江区）原属临江县。临江县1902年设治。长白朝鲜族自治县，原名长白，1903年属临江县辖区，1910年建长白府，1913年改长白府为长白县公署。抚松县1909年设县，初定名“双甸县”，人称“甸子街”，为少数采猎游民寄居之地，后由官府更名抚松，含安抚平定之意。靖宇县原名濛江县，1912年设州，1932年伪满设县公署。综上所述，今浑江市统辖的广袤地区建置不过百年。原因是清朝政府曾视长白山为“龙兴之地”，予以“封禁”。自顺治到咸丰的二百多年间，盛京将军派台兵在此巡守，禁止关内百姓进长白山区打柴、狩猎、游牧、采集、垦耕。凡来此谋生的

人，多数都是濒临危亡的贫民，他们不惜以命相许，以求死生之间的一逞。在长期的祖裔相袭地与自然界、与社会人的拚搏中，养就了长白山人粗犷、豪爽、勇猛、酷烈、理智、任性、刚毅、残暴等等复杂的天性。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，既留下了人民英雄的业绩、也留下了胡匪耻辱的血污。只要放开视野，看一看这采掘的矿井、耕耘的土地、星罗棋布的村镇、架设的桥梁、网织的道路……哪一样不内蕴着祖辈的基勋？然而当你翻开自民国七年至民国二十年的档案时，在仅仅十三年的时间里，仅在拥有86 947人（民国十年统计）至119 740人（民国二十年统计）之间的临江县区内，上报到奉天省至今在案可查的竟有一百零二个卷宗，多达数千个胡匪案例。匪！匪！！匪！！！真是山林里有匪、木场里有匪、孤屯有匪、闹市区也有匪。一家人有人当兵，有人为匪，如濛江县有个匪首“王太平”，他母亲王老太太就为匪多年，她的六个儿子，五个是土匪，一个却当了兵。有的明里做生意，暗地为匪牵线拉票，民国十一年六道沟居民傅永财（当年四十二岁）以作木头为掩护，认匪首“红子”为义子，为其探信牵线，从被抢被绑的钱物人票中渔利。有的明里是兵，暗地是匪，入队为兵，单行为匪。有许多大买卖、大商号、大户既靠官又通匪。有的甚至依靠外国人的保护，民国九年前后活动在濛江、青江园一带的“长江好”（匪首张魁武），依托朝鲜炮台山为据点，在日本人的保护下，窜入境内烧杀抢掠。匪众多达470余人，仅一次通过日本人买到快枪一千支、炮两门。这帮土匪杀人越货、残忍已极，自民国九年11月17日至民国十年2月1日三次共绑去人票

64人，仅2月26日一天，用刺刀刺死53人。民国十六年，临江县地面上较大土匪帮有“老得江”、“仁义军”、“新军”、“铁雷”、“战九洲”、“战中华”、“上山好”、“青山好”等等。这些土匪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。同年7月，“战九洲”等匪帮800人攻入八道江，杀死区官，掠财无数，烧房300多间。警甲畏匪如虎，“人民探知匪情报告就近警甲，则迟迟不敢出击。匪已他遁，又重责人民以妄报之罪。”在这种民无宁日、朝不虑夕的情况下，红土崖五道峡羊岔（今芦家沟）住户张宗耀集资返鲁，请来刀会法师张树声设坛授法，成立了“大刀会”，提出口号：“消灭土匪，保家安民”。他们首先把矛头指向了土匪，并在短时间内，先后消灭了“久胜”、“玉山”两股匪伙。十月初，打败了拥有300余人的一大帮土匪“上山好”，中旬活捉了拥有百名匪徒之匪首侯天一。同月，“老得江”、“战中华”、“双胜”、“青林”等匪帮千余人，联名向浑江北岸飞来“海页”（鸡毛信）、欲强行捐款。板石沟居民张宝泰聚众成立大刀会，打散“战九洲”，继而杀死著名匪首“老得江”，成为威名远震的“大刀会”首领。

民国时期长白山土匪如麻，究其原因，主要是“乱世枭雄起四方，有枪便是草头王”的社会腐败造成的。民国初年，土匪出身的张作霖把持了东北大权，一批贪官污吏把清朝的官庄、旗地掠为己有，借放荒、招垦之机，“承领”大量土地，成为新型地主。1916年，张作霖一次就强占达尔汉亲王的旗地18万垧，吴俊升“攫取土地几遍全省”。借“清丈”土地增收赋税，滥发纸币造成贬值，无

物无捐等项、造成了暴政下的畸形人性和邪恶心态。然而在匪的总体概念中，也有许多人在“砸窑”、绑票时，体现出一种古朴的人道精神，他们杀富济贫，打“抱不平”，欺强怜弱，1932年6月4日，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一军第四纵队成立。当时有一支抗日的“常占”匪帮靠近义勇军。但不久，“常占”便又和其它胡匪勾结，阴谋杀害队内的共产党干部。于同年10月21日把义勇军拉出哗变，报匪号“五洋”。杨靖宇为了挽救分裂的抗日武装，只身从哈尔滨赶来，当他找到“常占”时，却被“常占”捆起来。“常占”扬言要拿杨靖宇为他死去的几个匪兄弟报仇。杨靖宇凛然大度，以好言相劝，以革命大义开导，终于使“常占”回心转意，将杨靖宇放了。这件事说明土匪也有爱国之心。但由于匪气已成，恶习难改，悔改走上正路的是少数，且需走过一段艰苦的自我改造过程。1945年“九三”光复后，国民党成立了中共先遣军第三十三师，原抚松县讨伐大队长于福，摇身变成了三团的分队长。此人出身土匪，1936年春曾在“压五营”匪夥中“挂柱”（入伙），受到“大掌柜”的郭占山的赏识，委任为“炮头”。不久，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总司令、二军军长王德泰和中共南满省委书记、二军政委魏拯民的说服下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，整顿了队伍，克服了土匪恶习，成为一位反日山林队的领导者，1939年末，“压五营”投降日本长岛特工队时，于福便充当了汉奸。当“国民党先遣军”撤走后，他又按军队编制方法，自任队长，报号“于福大队”，成立了于福匪帮。他趁人民政府刚刚成立，正规部队正在打仗之机，对人民政权进行破坏和骚扰。他在形势

不利时，假降栖身，暗保局底；他在有机可乘时，袭击区公所，杀害区干部，并积极扩充势力，准备接受国民党的整编加封。这股匪帮不同于其它的土匪，它以破坏人民政权、反共反革命为目的，它实际上是以匪的形式出现的国民党军的残余势力。

1945年8月日本侵略军投降后，在浑江市辖区内的广大地区，相继建立了地方人民政府。在我人民民主政权尚未巩固之际，长白山区的土匪活动十分猖獗。他们与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，破坏新生政权，袭击人民军队，干扰减租减息，到处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。这时浑江市境内的土匪共有一百六十余股，有匪众1560余人，有枪1300余支。仅临江县境内有大、小匪伙28帮，400多人；靖宇县境内有匪17帮，600多匪徒，枪600余支。至于一人独挑，几人成帮的匪徒遍及各地。

匪 号

土匪的报号，反映着时代风尚、弊端、习俗、民意等等，也反映出土匪这一特殊阶层的道德、理想、崇信和特质。

民国8年临江县石青沟有股土匪，自谓“东边”。这一名号，反应出这股土匪具有独霸“东边”的狂妄野心。类似的如“战中华”、“战九洲”、“战北省”等等。有的匪帮的名号表达了明显的政治目的，如民国16年临江有股较大的土匪，叫“仁义军”，濛江县境内的“保国军”、“保中国”，1946年被我临江县地方政府处决的

“余共仇”等等。有的匪号本身反映出这股匪徒陈腐的江湖习气和对命运的希冀冥想，如“平推”、“草上飞”、“穿山甲”、“全胜”、“常胜”等等。也有用匪首的绰号、名字报匪号的，如“刘二敢干”、“大善人”、“李国德棒子手”、“王文峰匪帮”等等。有的匪帮报号只用匪首姓名后面两个字，如“长海匪帮”的匪首是孙长海、“宝林匪帮”的匪首是王宝林、“文山匪帮”的匪首是许文山等等。有的匪帮是以一技之长报号的，如“滚地雷”。匪首曲振广手下有五十余匪徒，常年奔命于深山老林之中，行走如旋风，自报“滚地雷”。土匪自立匪号，人多有个号，人少也起个名号，所谓“没有外号不发家”，土匪特别讲究这个。有的土匪一旦出了点名气，便有人来“靠窑”，很快就会发展成一帮。

经初步考证，浑江地区自民国8年（1919年）到1948年秋出现过的匪号大致有：东边、草上飞、平推、东边道、西霸、双山、天下知、四海、占中华、老九占、穿山甲、串山甲、长江好、压东边、金龙、长生好、五龙、金字、东边罪、海山、海乐、东边浑、德好、云龙、九好、傻子、北河、两江好、红子、红字、子龙、森联、青山、双龙、老四海、占中阳、才来、义龙山、满江红、东洋、十三阎王、中林、铁公鸡、铁雷、天鬼、长来、海亭、南侠、两广、九胖、扫北、常山、长海、西山好、董元、战海军、北海、仁义、太平、六合军、江东好、红胜军、赵武林、保山、保国军、常胜军、风山好、北梁、中义震、划满洲、压江龙、四海军、战东川、忠良、天山好、胜国军、云中雁、双江、战北省、战东洋、青林、满山红、战

中原、战三省、战山、压东洋、云中、双胜好、胜国、胜军、仁义好、老来好、王太平、平日军、田龙、江边好、老得江、仁义军、文明军、新军、铁雷、战九洲、中山好、青山好、天龙、平街、高如天、西广、春来好、铁牛、冰上飞、文山、高玉德（棒子手）、毕仁祥、王文峰、李国德、车福顺、贝焕斋、吴忠好、德胜军、迟黑子、孟广库、银龙山、滚地雷、康玉山、刘二敢干、久胜军、曹锡明、滕义春（棒子手）、吴缉崇、孙班长、宝林、孙殿庆（棒子手）、战满霞、杨福增、刘单子、杨班长、刘德贵、荆玉明、孙连、五傻子、于福、小北海、马连、辛连、黑瞎子战、五种好、岳营、剿共军、国民党先遣队第六军第三团等。

土 匪 种 类

在浑江境内长白山区活动的土匪大体可分为四种：纯土匪、武装土匪、土匪建军、棒子手。

一、纯土匪

纯土匪，俗称胡子。这种匪伙，人数多少不等，多则上百，少则一人单干。民国8年活动在临江报马桥一带的“东边道”土匪帮就有一百余众。他们打官兵、砸富户、抢买卖、绑人票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据《东北土匪》记载：民国4年“冰上飞”“压”在一个老太太家，发现老太太戴个镏子，拽不下来，便挥动砍刀将老太太手指剁掉一同拿走。民国8年活动在临江县小石人沟的“西霸”只有八、九人；“占中华”近百人；“压东边”有十余人；活

动在大石人沟掌的“长江好”四十余人；六道羊岔一带的“五龙”五十余人；八道江一带的“德好”匪帮一百二十余人；而胡匪“北河”只一人。这些纯土匪在民国年间遍地皆是，他们瞄准了有钱人家，抢劫之余绑去人票，看押在票房子内，逼家人交钱来赎。他们变着法子折磨人票，有时割下耳朵和鼻子捎回家去，让家人着急、震惊，以便肯出高价赎人。民国十一年九月，胡匪“红子”帮六七十人，各持枪棒，身穿便衣闯入临江县七道江野鸡背住户徐三合家，抢去衣服三件、棉被两床、清水布两块，并将其长子绑去做人票，十月底徐三合因没钱赎人，匪徒竟将其长子的耳朵割下一只，让人送回。并扬言“若凑不齐小洋三千，就不用赎人了！”徐三合思儿心切，倾家荡产凑借了赎金，才把儿子救回。民国十二年旧历五月初四晚，一股土匪冲进临江县城东北三十五里处的周恩邦家，抢走羽绸夹袄一件、单布裤一条、票包一个、兰尺布半尺、旱烟袋一支。因周恩邦躲进树林中藏匿，才幸免被绑票。接着这伙土匪又到北半里许的德盛栈店房，将锅内煮着的二十余斤猪肉拿走，还抢去鹿胎膏二两、铺盖一床、小洋十元二角、白腿带一付。最后又到北四里处，对都兴春家行抢，一家人奋起肉搏，土匪放枪将都老头杀害，都母、都兴春及妻子均遭到枪伤。由此可见纯土匪在打家劫舍绑票之际，往往又伴随着烧杀。据曹保明在《东北土匪》一文所载：民国十三年，王林络下的一伙匪徒，绑了“花”票，把蚂蚁河老魏家姑娘绑了。老两口只这么一个女儿，没法子，只好“挑线”（卖血）赎人。等凑够了钱赎出女儿，姑娘已被土匪糟蹋了，老太太由于失血过多而死，姑娘

投了河，老头上了吊。土匪往往使一个幸福的家庭顷刻间家破人亡。百姓畏匪如惧虎，昼不敢远行，夜不能成眠，有钱有物担忧，有儿有女发愁。

二、武装土匪

武装土匪多半有政治背景。这类土匪成份复杂：有的在起局前，因为某种原因犯了罪，为逃避法规，“挂柱”成匪，后发展成大帮，以武装报复社会；有的曾欲“救国救民”，但由于环境和时局所驱使，陷入匪穴，爱国心和正义感不泯，他们“打着吃”（过土匪生活）仅仅为了维护生存，一旦国难当头，也可挺身而出；有的是出于个人野心，以为“乱世出英雄”，发展人马枪支势力，以便伺机邀赏。由于这类土匪有背景、有目的，大都武器弹药齐备。浑江市境内，至1947年共有一百四十六帮武装土匪（临江县130帮；濛江县14帮、抚松县2帮）。如光复前八宝伪警佐许文山，因解放时家庭被清算，于是拉起匪帮，发展到百人，拦截火车、抢劫枪支弹药、袭击乡公所，枪杀民兵队长和群众，完全出于反革命的阶级报复。1945年起局的毕仁祥匪帮也是有政治背景的武装土匪。同年9月他带领匪徒在临江通往抚松的老岭坡上设伏抢劫，将我邮递员杨福成射伤，抢去现款300多元；10月又窜到大阳岔强抢、洗劫了王学贵家小铺，将周凤武枪杀。“黑瞎子战”匪首于1946年在抚松抽水一带阻截我军政人员，抢劫民财，破坏土改；4月袭击抽水区东大村，打死村长隋长发，抢走钱物；5月袭击榆树村，枪杀村文书王成满。

三、土匪建军

土匪建军，出现在时局动乱的时期。浑江市地域在民国时期少见，至1945年解放后，一部分国民党残余势力躲进偏远山区，与纯土匪相勾结。当时活动在临江县境内的28帮匪伙中，有的就是国民党的杂牌军、被我击溃逃窜的国民党军、警、宪、特残余分子；有的是曾混入我方队伍的策反叛变分子；有的原来为匪，后来当了兵混子，野心膨胀，起局后仍招兵买马，建立军制，妄图东山再起。

1945年秋，国民党安东前进办事处处长关大成，委任旧军阀出身的马兴山为“中央陆军东北先遣队第六军”上将军长。这个马兴山，1932年曾在辽东民众自卫军中当过旅长，打过日本人，此番却秘密潜回临江县组织地下武装。9月，马兴山同汉奸王仁奎等相勾结，正式成立了“中央陆军东北先遣队第六军”。马兴山任军长，王仁奎、徐华斋任少将参谋长。不久，他们又在砬子、松树等地吸收“三番子”成立第十一师，委任公成立为副师长，刻制公章和名戳。他们又许以虚衔厚禄，拢络日伪汉奸散兵游勇组建成团、营、连、排，一切按军队编制。1946年又收拢了“文山”、“滚地雷”等匪伙，改编为54团，任匪首许文山为上校团长，下辖四个营。随后又收编了车福顺等匪帮，成立55团。这些匪伙到处烧杀抢掠，劫我军用车辆物资。如许文山率匪徒攻入城墙砬子街，枪杀了民兵队长徐明武、民兵王玉祥、农民李瞎子和徐老太太，强奸了吴家幼女、烧毁民房40余间，抢去牲畜20多匹。许匪率部伏击我护路队压道车（八宝煤矿处），绑去干部一人，战士两人，抢去枪4支、手榴弹百余枚。

“九·三”光复后，国民党东北行辕委派贾绍华来临

江与伪县长边树芳秘密勾结，网络通化、集安、临江、濛江、抚松等县的伪警甲残余组建地方武装。上述各县的伪县长、警宪要员曾麇集于临江，讨论成立了“统前前进军第一师”，下设副官、参谋、军法、军需、军械、军医、兽医、秘书等八大处。其中网络许多土匪，其行径亦属匪列。

四、棒子手

棒子手，顾名思义，这类土匪没有枪支武器，多手持木棒拦劫行抢。民国时期到处匪患肆虐，棒子手也遍地猖獗。民国十三年1月临江四区错草沟里砬子沟门丛云瑞家被棒子手抢劫。22日晚半夜时分，突有胡匪三人，均穿便衣，各持木棒由大门闯入，逼索钱财，開箱抢走票洋27元、英大洋1元、小银元4元、新靰鞡一双，由大门出，往沟内遁去。

棒子手匪帮有几个特点：1、人数少。一个人手持木棒乘夜入宅、拦路行抢者亦称为匪；多则几人，但没发现有大的团伙。2、时间短。棒子手多数是明民暗匪，抢过摇身一变装作好人。有的则为季节性，农耕时为民，挂锄猫冬时为匪；有的青纱帐起时为匪，叶落林稀偃息为民。还有官兵为匪的，为了隐蔽，不带枪、脱下军衣、持棒拦抢。总之这类土匪危害的对象多数是单行者、小户人家。1945年7月，大青沟有个高玉德棒子手，拦抢一个老太太的包袱，内有流通币20元、衣服2件、花布30尺、大烟土2两。作案当天即被扑获。滕义春棒子手于1945年4月发起，第二天在小黄子劫道，抢得农民潘文经13元钱、新被1床、被套2床，鞋2双、香烟1合、肥皂一块。第四天